



想你，
在樱树
长满绿叶的季节

〔日〕
歌野晶午

著

赵建勋 译

群众出版社

想你，在樱树 长满绿叶的季节

赵建勋 译



群众出版社

目 录

相逢 / 003

古屋节子招致死尸成堆 / 057

再会 / 071

黑道侦探成瀬将虎 / 097

交往 / 157

千绘 / 201

蜜月 / 251

杀死久高隆一郎以后 / 2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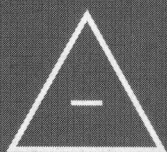
感情破裂，又重归于好 / 291

安藤士郎的活法 / 327

大结局 / 335

成瀬将虎 20 岁上遭受的挫折 / 385

约定 / 399



相

1

逢

亲密接触之后一动也不想动，就想这样趴在女人身上，尽情享受缠绵的睡意。

以前去医院看牙的时候，在候诊室里读过一本女性周刊。上面说，没有后戏的性生活，如同没有餐后甜点的晚餐。但是，站在男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这个时候，就算她是詹尼弗·洛佩兹^①我都不想碰，更别说什么后戏了。被称为男人的生物，自伊甸园以来就是如此。

为什么我会发表这番议论呢？因为现在的我就是那个趴在女人身上一个劲儿地大喘气的男人。

其实，这也是从某杂志上现趸现卖的理论。据说，射精时消耗的体能跟参加一次百米赛跑一样。2000年悉尼奥

① 詹尼弗·洛佩兹（Jennifer Lopez），美国好莱坞著名女影星。
——译者注

运会上，以 9 秒 87 的速度跑完全程的莫里斯·格林^①，如果在冲向终点的时候忽然发现看台上坐着一位巨乳美女，会想去摸摸她吗？

女人全身湿淋淋的，身体热气腾腾，哗哗地淌着汗水。现在，那汗水冷却下来，正在把我身体里的热量夺走。

我可以听到女人的心脏在平稳地跳动。当然，不是用耳朵听到的，而是用身体感受到的。她的心跳通过肌肤传达给我，让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那跳动虽然只不过是单调的重复，却让人感到身心愉快。胎儿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，大概每时每刻都有这种感觉吧！

我真想就这样睡过去，等下一次睁开眼睛时，已经重新变成了婴儿。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再来一次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

圆圆的月亮在云块之间时隐时现。天空一直就是这个样子，一会儿白惨惨的，一会儿灰乎乎的，就像人的心情，很不安定。

四周一片静寂。云块浮动得是那么快，可身旁那棵大树的树叶却没有丝毫的动静，也听不见鸟啼虫鸣。

黑暗中，浮现出一支手电筒的光环。

寂静中，响起一阵唰、唰的挖土声。

严寒中，男人吐出的气息是白色的，但额头上却冒出大颗大颗

① 莫里斯·格林（Maurice Greene），美国短跑名将。2000 年悉尼奥运会男子 100 米金牌得主，2004 年雅典奥运会男子 100 米铜牌得主。
——译者注

的汗珠。汗水流过眼睑，流过面颊，流进脖子，流向腋下。运动服紧贴在脊梁上，他像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似的，身上腾腾地冒着热气。

男人大汗淋漓地挥动着铁锹，像个机器人，有规则地一锹一锹地在那里挖土坑。

冷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三天了，这一带特有的黑土变得潮湿而松软。男人毫不费力地用铁锹把土铲起来，抛上去。

云块散去，月亮再次露出了它那圆圆的脸。就像一台刚刚打开了开关的巨型电视机，黑乎乎的屏幕上浮现出模糊的影像。

低矮的树丛屏风般伸展出去很远。大树前是好几个坟头，每个坟头的中央都插着一块很长的方木。方木四面很平整，上面写着梵文，原来是卒塔婆^①。

唰、唰、唰……

暗夜中，男人在挖掘墓坑。

男人缓缓地回过头来，挥动铁锹的手却没有停下，只把头慢慢转向身后。

从云块的缝隙中可以看见惨白的月亮。惨白的月光照在男人的脸上。

全身哆嗦了一下，我从梦中醒来。

或许是由于刚才太舒服了，我似乎被吸入了梦的世界里。

① 卒塔婆，原指埋葬佛骨的塔，后指立在坟上当墓碑的塔形方木。——译者注

总算抵挡住很可能使我再度陷入梦境的睡魔的侵袭，我伸出左手摸到女人的身体，轻轻地抚摸她的侧腹，手指顺着肋骨往上游滑……然后伸出右手，理好她那散乱的茶褐色头发，捏捏她的耳垂，又轻触沾着散发的脖颈。最后给了她一个轻轻的吻，非常非常地轻，就像小鸟在轻啄一棵果树上成熟了的果实。

啊？我是在干什么？难道是被那些只随意瞥过一眼的女性周刊上的文章腐蚀了吗？我跟这个女人之间的性关系里边根本就没有爱情，干吗还要如此忠实地为她服务？

我心里觉得很很不愉快，下床以后捡起扔在地板上的短裤和衬衫，走向浴室。我叹了口气，大声骂了一句“他妈的”，走进浴室，一边不停地咂舌，一边冲起澡来。

回到房间，轮到女人去冲澡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又不痛快起来。她特地穿上了浴衣！刚才还赤裸着全身跟我纠缠在一起，现在遮遮掩掩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虽说这是正常的女人心理，但我一直难以接受。

我把冲澡弄湿了的长发拢到脑后，用橡皮筋扎起来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重重地扔进沙发里，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。要是能不与女人性交该有多好——每次结束以后我都会这样想。

可是，性交这东西，其整个过程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快乐和兴奋，一上床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和痛苦。虽然这一切都是例行公事，不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，但男人们还是乐此不疲，甘心奉

献。高潮的瞬间被难以名状的恍惚感所包围，紧接着就是类似在泥沼里挣扎着前行了很久的疲劳感，最后是无言的后悔。然而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就又想得到女人的身体了。这就是男人的性。

浴室里的水声停了。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女人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扭头看了看浴室，她正在那里对着镜子抹口红。抹完口红，又用梳子梳理起她那茶褐色的头发来。

我又点上了一支烟。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，尼古丁的粒子渗透到我体内总数据说是 60 兆的每一个细胞的深处，倦怠感变成了舒适感，脑血管的收缩就像把大脑抓在手上似的，感觉得清清楚楚。明明知道抽烟会缩短寿命，但是，性交之后的这支烟我无论如何都戒不了。

女人终于梳妆完毕，回到房间。“走吧！”我把烟掐灭，站起身来。女人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，我假装没听见，戴上墨镜，快步走出房间。

穿过寂静无人的楼道，俩人一言不发地上了电梯。一楼大厅里也是空无一人，我们默默地走向大门。

自动门一开，热浪立刻迎面扑来。在开着冷气的房间里待惯了的身体实在受不了。凶恶的太阳狠狠地照射着大地，我用手遮掩着额头，匆匆向停车场跑去。

车里更是地狱。比桑拿浴还桑拿浴，炙热的空气简直无法叫人吸进肺里。座椅似乎被太阳烤焦了，烫得屁股生疼。发动车子以后，

把冷气开到最大，一踩油门儿，很快就把情人旅馆甩得远远的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车里连一丝凉意都没有。我的爱车是由英国罗孚汽车公司生产，1989年出厂的迷你轿车，不是德国宝马汽车公司收购罗孚以后生产的迷你轿车。车身到处丁零当啷，似乎随时都会散架，冷气也是时有时无。

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时不时投过来想说些什么的眼神。我手握方向盘注视着前方，假装没看见。女人百无聊赖地摆弄起手机来。

沉默中，我把车开到了地铁目黑站附近，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停下来，向女人道别。

“今天过得很快活，谢谢了，再见！”

可是女人根本没有下车的意思。

“你不是五点之前要赶回去吗？”我问。

女人转过头来，讨好似的盯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可以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那个嘛……”

“哪个？”我索性装傻装到底。

女人低下头：“援助一下嘛……”说话的声音很小。

喂！闹了半天也是为了钱啊！援助一下？别开玩笑了！那刚才算什么？你又是喘息又是哼哼，舒服得要死要活的，现在却开口跟我要钱。该要钱的应该是累得精疲力竭为你无私奉献的我吧！有机会的话我得好好儿教教你日语，“援助”？美化也得有个限度吧？告诉你，你这叫卖春！

不过，这些话只是在心里想了想而已，没骂出口来。

“哎哟，你看我，不小心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真抱歉。”我暧昧地笑了笑，从钱包里抽出一万日元。女人皱了皱眉头，看着我，又看看那一万日元的钞票，没伸手接。我撅起下嘴唇叹着气，又从钱包里抽出一万日元。女人马上像个抢劫犯似的把两张钞票抓在手里，胡乱往手提包里一塞，拉开车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转眼就消失在嘈杂的人群里。

“妓女！卖淫！”我破口大骂，猛踩了一脚油门儿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厉的叫声，我的迷你轿车疾驰而去。

我喜欢女人，也喜欢性。虽然会抱怨“累得筋疲力尽”，也说“不想奉献自己”，但这些话刚从喉咙里跑出来，就又开始亲近女人的肌肤了。女人温暖柔软，香气绵绵，令我陶醉，让我沉溺。性交不但使我兴奋，也使我镇静，使我犹如漫步云端，被幸福感所包围。如果我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一定诊断说，这是希望回到母亲子宫的表现。不管怎么说，抱着女人的时候，我感到幸福，那幸福是至高无上的，尽管最后累得要命。

那么，只抱抱不就得了？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就不会累得筋疲力尽。这种意见不是没有道理，可男人的身体就是这么奇怪。

不说这些了。其实，我追求女人的目的并不只是想得到她们的肉体。我一直梦想着可以碰到这样一位纯情女子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性交，甚至连手都不拉，一起吃饭就快乐，通宵畅谈也不会感到厌烦。只要有一天不见到她，我就会感到胸闷，感到痛苦。她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会感到安详。我希望这样的女子成为我的终生伴侣，哪怕人们嘲笑我是柏拉图式的恋爱，我也不在乎。

既渴望女人的肉体，又憧憬无性婚姻。这想法既自私，又自相矛盾。我的身体里一定存在两种人格。

这个也暂且不谈。我渴望拥有可以使灵魂感到震撼的爱情，所以我加入了电话交友俱乐部、交友网站，又参加了婚姻联谊会，也跟在路上碰到的女人搭讪，为的就是寻找我那从未谋面的心上人。

结果简直是糟透了。

给我钱！援助我！给我买个手包！这个月没钱了，帮帮忙嘛！卡迪亚的三连式项链好可爱啊，帮我出一点儿吧，两万就行！援助一下嘛，这个月的手机钱帮我交一下嘛！援助一下，援助一下，援助……

有的只不过跟我一起吃顿饭就敢张口要援助。这些死皮赖脸要脏钱的女人只能让人感到厌烦。今天在法国餐厅那顿午饭还是我付的钱呢！

日本的女人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把卖春改成援助的委婉说

法，难道是表面柔弱、内心坚强的大和女子优雅品格的表现吗？

刚才那个女人也是，在电话约好见面的时候没提一个“钱”字，结果目的还是钱。

如果用金钱换“性”福，不如去洗泰国浴或找职业妓女。她们都是专家，不用我费力气，就能享受到物超所值的服务。我躲开专家（虽然偶有利用）去找业余的，不外乎是想在身体结合的同时，也有心灵的沟通。可是今天这个业余的可好，比专业妓女更爱钱。服务质量不用说，是差到了极点，说穿了是她享受我的服务。专业妓女都比她有人情味！比她强一百倍！

尽管昨天被人耍了，今天又幻灭了，明天我还会去找女人！

我想找到一个能够震撼我的灵魂的女人，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女人，一个不贪图金钱、不为物质所诱惑、超越肉欲、能与我心心相印的女人。如果让我比喻一下的话，这种女人就是一朵开放在广袤的原野里的纯情的蒲公英。

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我依然抱着这样的幻想。

2

于是，我遇见了麻宫樱。说起我跟她戏剧性相逢的经过，首先得说说 2002 年 8 月 2 日下午 4 点 40 分我站在地铁广尾站二号站台的理由。

那天中午，我简简单单地吃过午饭，像往常一样走向位于白金台的健身俱乐部。

白金台就是位于东京港区的白金台。在那里，经常可以看到美丽优雅、年轻富有而被称为“白金夫人”的上流社会的太太们，坐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的露天咖啡馆愉快地喝着高档红茶。我所说的白金台，就是那个白金台。白金台的主要道路是俗称“白金大道”的外苑西路。我隔天就要去一次的健身俱乐部，就在位于外苑西路的一座大楼的三层。每次去，我都要练它个大汗淋漓。

白金台毕竟是白金台。那个健身俱乐部虽然比较狭窄，但闷热的空气里除了汗臭以外还飘散着“白金夫人”的香水味。当然，真正的“白金夫人”是不会光顾这里的。我只看到过那些一走路臂膀上的肥肉就有规则地颤抖的中年妇女，还有由于长年坐办公室，白皮肤与黑腿毛形成强烈反差的公司职员，靠养老金过日子的白发稀疏的老人，以及穿着校服的中学生。

很多人参加健身俱乐部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找人聊天解闷。我可不是这种人。我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。要想尽情享受性交的快乐，就得搞好健康管理——请别误会，我锻炼身体的主要目的可不仅仅单是这个。这个最多占两成，还有八成是为了能胜任我的工作。我是一名职业保安，柔弱的身体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。

我认真锻炼的证据，除了硬邦邦的六块腹肌以外，还有就是我可以躺在板凳上轻松自如地推举 80 公斤重的杠铃。不要觉得 80 公

斤算不了什么，那可是大大超过了我的体重的重量。要知道，任何人举起超过自己体重的杠铃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
好了，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，说说发生在8月2号的事情吧。

由于正是暑假期间，健身俱乐部里突然进来很多学生模样的人，健身房里乱糟糟的。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集中精力锻炼，而精力分散是容易受伤的，于是我离开健身俱乐部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些。尽管如此，我也已经做了躺举、抓举、挺举，折腾了近两个小时了。

我冲完澡，把长发拢到脑后，用橡皮筋扎起来，就往外走。走出大厅的时候，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上缠着印花大手帕，看上去色迷迷的家伙靠近了我。

“成濑学兄！您辛苦了！”这家伙叫芹泽清，大家都叫他阿清，也是这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。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呈八字形趴在小眼睛上方，看上去叫人觉得恶心。他赖皮赖脸地向我伸出手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。

“干什么？我说学兄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”阿清双手合十，冲我连连作揖。一看这家伙的嘴脸就知道他是个软骨头。在健身房里，他从来不碰杠铃、哑铃之类的健身器具，只会蹬蹬健身脚踏车。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挤到女人堆里跳摇摆舞。

我叼着烟打开挎包，从里边掏出一个蓝色的塑料袋递给他。他接过去，向塑料袋里瞥了一眼，嘴角立刻贪婪地耷拉下来，傻乎乎

地一个劲儿用食指摸着他那好像被垃圾车碾扁的癞蛤蟆似的塌鼻子。

“谢谢您，师兄！”阿清喜笑颜开。

塑料袋里装的是三级片录像带。这小子可谨慎了，怕出租黄色录像带的地方不借给他，每次都求我帮他借出来，他再来我这里拿。

阿清跟我叫师兄，并不只是因为我的年龄比他大七岁。他现在是东京青山高中的学生，而我则是从该校毕业的，跟他算是校友。我跟他是在这个健身俱乐部里认识的。由于是校友，经常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喝杯茶，或者一起到便利店买点儿吃的，偶尔我也摆摆师兄的谱，请他到六本木^①去喝酒。

“什么事叫你们这么开心啊？”身穿紧身运动衣的健身教练高村结花笑咪咪地凑过来问。结花是今年春天刚从体育大学毕业的，从长相到说话的口气都还稚气十足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阿清说着，拉开了挎包的拉锁。

“录像带啊！叫我看。”

阿清赶紧把黄色录像带装进了挎包。

“三级片。”我小声对结花说。结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

① 东京著名的繁华区之一，聚集着众多富有个性的西餐馆、俱乐部、电影院等。人们在这里听音乐、看电影、赏夜景，是享受大都会夜生活的最佳场所，被称为日本的都市文化中心。——译者注